

D 当代世界华文作家小说库③
DANGDAISHIJIE HUAWENZUOJIA XIAOSHUOKU

急诊室下城

XIACHENGJIZHENSHI

(美国) 施雨◎著

有那么多路云淡风清，花团锦簇，
她却选择了一条无法回家的路

在她的故事一开始的时候，她就知道这个结局。或者说，是她先设定了这个结局，才自己出演了这个故事。望着下城急诊室里那一个个叩响死亡的躯体，她叫嚷自己才是离死亡最近的那一个……

中国华侨出版社

D 当代世界华文作家小说库③

DANGDAISHIJI HUAWENZUOJIAXIAOSHUOKU

急下 诊城 室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下城急诊室/施雨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 12

ISBN 978-7-5113-0951-8

I. ①下… II. ①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6686 号

●下城急诊室

著 者/施 雨

出 版 人/方 鸣

责任编辑/崔卓力

形象包装/道一设计

版式制作/华 静·晓 月

责任校对/高晓华 吕 宏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960 毫米 1/16 开 印张/16 字数/191 千

印 刷/北京溢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0951-8

定 价/29.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 3 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 行 部:(010)64443051 传 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引 子

第五大道以西的这一片街区，就是所谓的下城西村，在纽约市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的区内。

西村南起自王子街（Prince Street），北达十四街。在这个区域里，夹杂着纽约三所名闻遐迩的名牌大学：纽约大学、帕森斯设计学院（Parsons School of Design）和时装设计学院（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西村区内的建筑物、人群和在这里的文化氛围，无不显示着后现代的气息和活力。

横街的林荫道旁，一栋栋古老的红墙楼宇，青藤攀缘；马路两旁停着的一辆辆仿古小汽车，排列有序；这里是属于十九世纪的宁静，主街则是后现代的喧闹，两者结合，有种时空交错之感。

主街有纽约大学和华盛顿广场附近的首善之区，里面不乏纽约教育界的贤达和纽约专业人士的高府华厦，也有西边穷街窄巷中的酗酒、吸毒、卖肉的社会底层人群的贫民窟，那里有在生存线上挣扎、犯罪的一群人；有大学小道上招摇过市的新新人类，也有着第六大道上川流不息的市井小民；有百老汇大

道上商家收银机繁忙的开启、关闭声，也有十四街联合广场上席地而坐、在那里投闲置散晒着太阳的学生们的聊天声；有第七大道上那些专门面向同性恋的酒吧和餐馆，也有第五大道和百老汇上那些深为雅痞们欢迎的“标新”食肆。

坐落在第七大道上的 FIT 时装设计学院，名声虽然略逊于帕森斯，但仍算是美国培养时装界人才的拔尖学府。至于西村内的纽约大学，更是名震一方、以人文科学为本的名牌大学。它的法律、商科、医科、戏剧等科系，在纽约可以坐二望一，与上城常青藤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相比，旗鼓相当，不分伯仲。

“Your attention, please（大家请注意了）。”

很好的夏日阳光；很轻的绿色熏风；很学院的一栋教学楼，纽约大学一间梯形大教室里，药理学教授正在给医学生们上课。他笔直笔直地站在讲台后面，高举教鞭，宛若一尊象征美国精神的“自由女神像”。

纽约大学是一所全美国最大的私立学校之一，和市政府、天主教堂、哥伦比亚大学一样，也是全市最大的地主之一。纽约大学地域非常之广，就连整个华盛顿广场及其公园都算是校内的景致。广场周围大部分是纽约大学的建筑物，每年纽约大学的毕业典礼就在这个广场上举行。

著名美国小说家亨利·杰姆斯曾写过小说《华盛顿广场》，其中有一段是这么描写的：“我不知道是否归于早期的那些团体，但是对许多人来说，纽约的这个部分是最令人愉悦的。它有一种这个长形的喧嚣的城市所没有的宁静，和这个长通衢般的城市的上区相比，它有种更加成熟、更加富裕、更加尊贵的面貌——一种具有某些社会历史的面貌。”

如果你想领略这种社会历史的面貌，便可以从华盛顿广场开始，展开格林威治村之旅。格林威治村是美国文化的摇篮。然而，据说华盛顿广场公园的前身是个公开的刑场，这里曾经

是一片坟地，埋葬有成千上万具尸骨。一直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才被开辟为公园。八十年代初期，这里一度是吸毒者的巢穴，如今，倒是学生和外地游人理想的休息之处，公园入口的华盛顿拱门，则是为纪念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就任一百周年而建造的。原来是木制的拱门，后来改为大理石。

当然，在杰姆斯写这篇小说时，华盛顿广场公园所在的格林威治村还是个文人的聚集地，马克·吐温和爱迪斯·沃尔顿等，都曾住在华盛顿广场附近，这儿也是杰姆斯的出生地。“华盛顿广场”里的基本场景，几乎都是他祖母居所的环境，位于公园北端、十九世纪所建的砖石居住区里。

不过，当何小寒坐在华盛顿广场公园的椅子上小憩的时候，应景的倒常常是雷蒙·费德曼的小说——《华盛顿广场一笑》里的情节，穆瓦诺和苏塞特的故事，所谓在匆匆的相对一笑中，立刻意识到有一种潜在的心心相印之感。这部小说发表于1985年，是作者迄今为止最成功、最完美的一部试验性小说，曾获得当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

葱翠的草地上，有一群旁若无人的、正在觅食的鸽子，与何小寒面面相觑的多是这些灰色的鸽子，它们“咕咕”地叫着，却好像踱着鹰的步子。

药理学教授在讲台上来回踱着步子，他也有些像鹰。他圆胖的脸上戴一副黑框眼镜，转着脖子的动作酷似一只猫头鹰。两百个座位的大教室里，座无虚席。除了药理学教授铿锵的讲课声音，就是翻笔记本的沙沙声。教授按了一下手边的按钮，屏幕上的投影随之翻新。安静的教室顷刻间变成了菜市场。学生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有人大胆地吃吃地笑着，间或发出几声放肆的呼哨。

何小寒从笔记本上抬起头，看到屏幕上显示出一组男女做爱的各种姿势。他们有面对面的；有从后面的；也有从侧面

的，一个个旁若无人。腾地，何晓寒脸上火辣辣烧将起来，真是受不了美国人，她心里嘀咕了一句，便埋下头去。

小寒专注地听着自己响亮得骇人的咚咚心跳声。

药理学教授待大家安静下来了才接着讲课，他用教鞭煞有介事地指着那组做爱姿势，慢条斯理地说，“同学们注意了，G 蛋白和受体的结合位点可以有屏幕上显示的这几种，但不管哪一种姿势，嗯，我是说，不管结合位点在哪里，G 蛋白和受体一旦嵌合，就能引起兴奋，产生一系列生物学作用……”

原来，药理学教授把 G 蛋白画成男性，受体画成女性，这就是所谓的形象教学，老美从学前班就开始被施以如此的直观教学方式。

何小寒是药理系的博士生，基础理论课博士生和医学院学生在一起上。坐在她左边的男生是个医学生，叫杰克。这学期药理课刚开不久他就和小寒混熟了，他们俩时常交换笔记，为对方占座位什么的。时间碰巧的话，他们偶尔也约了在学校自助餐厅用午餐。

小寒初识杰克倒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公园。那是个周末的黄昏，华盛顿广场公园里特别热闹，公园里的长条板凳上坐满了人。小寒的视线被广场中心的喷水池牢牢吸引住了，准确地说，是被坐在喷水池边上一位正自弹自唱的年轻人所吸引。年轻人像个学生，怀抱着一把吉他，随意的坐姿，随意的唱词，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自在感。他，就是杰克。小寒注意到他那修长、灵活地拨着琴弦的手指，心想，有这样一双手的人，不当外科医生实在太可惜了。后来，他们相识以后，小寒问过杰克，当杰克告诉她，他将来想当外科医生时，小寒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和如愿以偿的满足。

第二次巧遇杰克也不是在课堂上，仍然是华盛顿广场公园。也许这个地方特别容易有故事，否则也不会有两个著名作

家都对这个所在情有独钟。

这次，他们几乎同时看中一条板凳，相视而笑，说声对不起，然后一起坐下。这个场景不得不让小寒想起《华盛顿广场一笑》，如此相似的细节，简直叫人怀疑费德曼这部所谓的后现代派文学的经典，根本就是一部写实。包括那种感觉，“纯属偶然的相遇，如同所有意味深长的相逢那般。”都如此可感，仿佛精心为他们而作。

然而，所有的爱情故事都像华盛顿拱门上的大理石雕刻，年轻而又古老。常常是很浪漫地开了个头，却极其仓促地画上句号。

下课铃声响了，小寒把书本一夹，脚底抹油准备开溜。

“嗨，跑这么快干嘛？”杰克追上来，“TGIF（Thanks God, It's Friday。感谢上帝，又到星期五了），晚上我请你吃晚餐。”

“Okay。”

小寒听到自己竟然说“Okay”后大为懊恼，原来她是想说“No”的，怎么搞的嘛，这个杰克也真是，刚上完这种课就约人，好像有某种暗示，小寒自己就这样在内心深处暧昧起来。

其实，小寒倒不是那种保守的人，但杰克还只是个熟悉的朋友，不是很亲近的那种，冲口说出“Okay”，倒像有某种期待，瞧这课上的。

“好，晚上七点我去你宿舍门口等。”杰克说完匆匆忙忙地赶下一堂课去了。

小寒回到了实验室。

小寒每天的日程安排是相当紧张的，白天修课，做实验，晚上除了复习功课，还要准备一个残酷的考试——西医执照。

美国这地方就是这点好，力所能及的公平。

世界各国教育体制不同，譬如医学院就有两种制度。一种美国式的，高中毕业上四年本科才能报考医学院，医学院又是

四年教育，另一种是英国式的，高中毕业后就可以直接上医学院，中国、德国等国家都属于这种体制。不同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医学院毕业生移民到美国来，怎么评判谁有资格继续在美国行医或者谁没有呢？唯一的标准就是考试。笔试加口试。和美国医学院的学生考同一套题，谁的成绩到线，谁就有资格申请美国任何医院的住院医师职位。当然，这个住院医师职位只是一个训练阶段，毕业后，升为主治医生了，才有独立的处方权，可以受雇于任何一家医院，也可以自己开业。

因为喜欢当临床医生，所以小寒只能走考试这条路。但她的复习考试都是偷偷摸摸进行的，不敢让老板知道。没有一个老板喜欢三心二意的学生。小寒读的是博士班，但她打算一考到执照就去当住院医师，这边拿个药理学硕士就可以了。

与杰克共进晚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烛光、玫瑰、葡萄酒和肖邦的钢琴曲，使她的目光柔媚而湿润，白净的面颊也悄悄地染上了淡淡的粉红，药理课上的难堪和别扭一扫而光。

夏天的白日真长，再加上夏时制，天，仿佛永远不肯黑下来。

天不肯黑，但路已经不忙了。车流减少，行人也不再是行色匆匆的上班族。纽约的街头，这时方才显出它的魅力来。

隐去了白天的嘈杂，风摇着树梢，好似娓娓地细语，晚风中夹杂着女人的香水和熟透水果的气味，让人有一种微醺的快感。各色脸谱和广告牌，在暮色中穿梭。路旁高耸的建筑物，挺着腰、昂着脸，屹立在天宇下，仿佛可以地老天荒。

小寒和杰克漫步在摇动的空气里。路边的 Hip - hop Dance（街舞）三五成群，树干后不时会探出一支 Saxophone（萨克斯风），把 Jazz（爵士）吹得跟妖精吼叫似的。有时也有她最喜欢的《回家》的旋律，听得人柔肠百转，驻足不去。

无论在世界上哪个角落，一听到肯尼基（Kenny G）这首

畅销曲，小寒就有一种被召唤的感觉。这个令人称奇的萨克斯风手，虽然一直都不被定位在爵士乐的范围里，但他精湛的演奏技巧，的确令人折服。流行乐曲虽说大众化、通俗，但不也是一种感染力吗？

街舞也相当迷人。它包含了拉丁舞的扭腰；踢踏舞的基本步；芭蕾舞的旋转；武术空翻的技巧；再加上的身体律动摇摆，可以说没有什么规范，又很自由，任何舞蹈形式都可以表现。而且当你合上了节奏，把音乐的感觉跳出来的时候，那种“美”和“喜悦”的惊叹实在是任何言语也无法形容的。这样的舞蹈，对小寒来说是全新的感觉，她为之深深地着迷。

忍不住的时候，小寒也会在边上秀几下，不过不是倒立手转的那种。POP（机械舞）很有趣，这是一种振动身体不同部位的动作，振动你的肌肉、关节来达成的。这是非常需要韵律感的，而且需要配合 POPING 风格的音乐，你可以靠着伸直你的手轴来做 POPING，你也可将肩膀隆起以做 POPING，而身体的其他部位都完全保持直立。

Free Style（自由风）对有舞蹈基础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得心应手。它不局限于任何动作，是自由度很高的一种舞蹈形式，随音乐的节拍变化自己的动作，不过若要自由运用 Free Style 展现个人的舞蹈风格，得要先下一番工夫，精习各项舞蹈动作。

New Jazz（爵士舞）特别适合小寒，它早期是在美国纽约由芭蕾所演化过来的，但是它是透过在 Janet Jackson 的“IF”MTV 中，才逐渐让人发现芭蕾融合了 HIP-hop 的街舞拥有如此动人的魅力。New Jazz 是一种力与柔相互融合的舞步，它可以充分表现出女性肢体动作的性感，以 R&B 的音乐来搭配跳舞是再适合不过了。大概有以往芭蕾舞的基础，小寒很快入了门，有时，她会被那些黑人舞者很友善、很热情地请进他们的圈子共舞一番。这些看起来比较凶悍的黑人，这种时候却十分

温和、十分幽默。

杰克也喜欢街舞，纽约土生土长，天时、地利、人和。他们一路玩到家门口。

纽约大学的学生一般都住在学校提供的学生宿舍里。他们也是。

“去我那里喝杯咖啡？今晚室友不在。”不知不觉到了杰克的宿舍门口，他问。

小寒找不出反对的理由，点点头就尾随着他进屋，刚跨进门，还没瞧清楚屋里的摆设，杰克就一把揽住小寒的腰，喃喃着，“我爱你”。

老美整天嚷嚷“我爱你”，到这个国家不用多久，听到这三个字，情绪已经不会再起任何化学变化。就像“Dear（亲爱的）”一词，被用在公函的称呼前头，表示一种亲切，或者纯粹是一种客套。

小寒一开始没太在意，等到杰克的嘴唇快挨上自己的，她才觉得在当下这种情况中，这已经不是表示一般的客套了。

小寒本能地伸胳膊挡住他压迫过来的胸脯，杰克忙说，“那，我先进去冲个澡，然后换你去。”

杰克提了几件衣服进卫生间。小寒立在原地发愣，直到听见卫生间冲浴哗啦啦的水声，整个人才彻彻底底地清醒过来，原先脸上的红晕骤然退去，肌肤也一寸一寸凉下来。

难道真的像人家说的那样，老美的晚餐之后，总是要有一道床上的甜食？

眼下，在这个国家，快餐不但是年轻人的主要食品，而且也是他们的一种文化。见一面，或吃一顿晚餐就可以上床的速食爱情随处可见，只是小寒没想到今晚一下子就轮到自已了。

瞧一眼那张陌生的床，再眨巴两下眼睛，趁卫生间里的水声未停，小寒抬腿就跑，头也不回。

1

下午五点，夕阳已经把建筑群的影子拖得足够长，此时，曼哈顿的街道便开始拥挤起来了。上班族夹着公文包，疲惫地耷拉着脸，从高高低低的建筑物里涌出来，然后再像涨潮一样漫开去。顷刻间，大小纵横的街道哗哗地满是车流与人潮，这是白日将尽的一次热闹和高潮。

忽然，远远一道尖锐得叫人心头打战的救护车笛声，在潮水中劈开一条道，从世界贸易中心方向，朝纽约下城医院急诊室直冲过来。纽约下城医院直属纽约大学，与世界贸易中心仅隔两条街。

救护车呼啸着送来一个小女孩。女孩大约三岁，身边的母亲解说她是如何在吃东西时被食物噎住的。被食物噎住的小女孩呼吸十分困难，小小的胸部徒劳地起伏，因极度缺氧，她口唇青紫，四肢痉挛，一双湖色的眼睛恐惧地大睁着，几乎可以让人看到湖水深处死神的狞笑。

女孩是何小寒和凯文·波特医生负责接管的病人，凯文·波特是急诊科的住院医生，比小寒高一年级。

波特医生飞快地将小女孩头朝下安置在一张检查床上，他用宽厚的手掌猛烈拍击了一下她的肩背部，希望被吸入气道的异物能奇迹般地掉出来。这是气管异物急救的第一种方法。第一次没有成功，波特医生又重重地再击了一下，比第一次用了更大的力气，很遗憾，仍然没有成功。

这时，小女孩的身体没有生机般地绵软下来。小寒的手心开始出汗了，她多希望来个主治医生帮帮忙，助他们一臂之力。但她知道，今天大家的运气都不好，心肌梗塞的、吸毒过

量的、溺水的、车祸的病人，身边都离不开人，包括负责她和凯文带教的施杰医生。

施杰是一位主治医生，在小寒进这个急诊科以前，他是这里唯一的中国医生。此刻，他正在聚精会神地用止血钳竭力止住一个车祸伤者腿部血流如注断裂了的动脉。

凯文把小女孩放平、仰躺在检查床上，尽量暴露她的口腔，企图发现她咽部的阻塞物。

没等凯文开口，小寒在边上迅速递上喉镜和持钩钳。也许是心急手笨，凯文怎么都不得要领。在他憋得通红的脸下面，小女孩面色越发惨白。凯文忽然烦躁地把手中的东西一丢，跑开去拿另一种器械。

不能再等，没有时间了，他们要是不牢牢地抓住这要命的几分钟，小女孩就没了救了。

这一着急，小寒便顾不上那么多了，顺手拿过桌子上一袋消好毒的血管插管装置。她记得上个月去西奈山（Mount Sinai）医院听过一个讲座，那个讲座是面向全城的ICU（特护病房）和ER（急诊室）医生的。报道的是成功地用Bypass（旁通管）方法解救气管异物患者的事例。血管插管装置，不就是现成的旁通管吗？

她一面熟练地撕开血管插管装置外面的塑料包装，取出插管，一面在脑子里翻书似的一页一页翻过那天讲座的内容和步骤。

她用左手手指按在患者声带水平的那块气管软骨位置上，右手手指灵巧地旋掉插管的塑料针套，暴露出带管的针头。在气管环甲软骨的水平上，以四十五度的斜角进针。针头穿过小女孩青紫的颈前皮肤，顺利地进入气道。小寒迅速拉出管子另一端的活塞，由于气压的关系，空气马上灌进小女孩极度缺氧的肺部。小寒拔出针头，把套管留在气道里，从墙壁的挂钩上

取下紧急救护时用氧气管，接在套管末端。她仿佛看到一束鲜活的氧气游过小女孩的气管、肺叶，被吸收到血管里，再被带到渴氧已久的脑细胞组织。

小女孩的脸色渐渐晕红起来，凯文回来后，他愣愣地站在检查床前，还没闹明白这个一年级的住院医生究竟用了什么秘密武器。此时，小女孩喉头“咳”地一声，便朝他开花一样地喷出一团火红。由于大量的氧气充满了肺部，造成一股强大的气流，堵在小女孩咽喉部的异物像子弹一样射在波特医生胸前的白大褂上。

子弹是一小节热狗，火红的是黏稠的番茄酱。

在喷出热狗的同时，小女孩使劲地呛咳起来，泪水和鼻涕涂了满脸。她贪婪地张开嘴大口大口地吸气，嘴唇比时下开得正艳的郁金香还要粉嫩。小女孩的母亲也感染了女儿的生机，扑过来一把搂住自己的小天使又哭又笑。

“宝贝，哦，我的宝贝，你可回来了。我的主耶稣！”

波特医生对小女孩的母亲说，“好了，你的小天使没事了，以后可要小心一些啦。”

小女孩的母亲泪水流到了嘴角，她边擦边笑。

“医生，医生，谢谢，谢谢，你们真的救了我们。”

波特医生一脸悦色，脱下前襟沾了番茄酱的白大褂，随手往篓子里一丢，回转身重重地小寒的肩头按了按。

“Doctor He, Good Job (何医生，干得不错)!”

老美发不出“何”的音，听起来就像叫“他”。

小寒刚来时，波特医生曾对她抱怨过，你们中国人的姓很奇怪，你是女的偏偏叫“He”，施医生是男的，又得叫“She”。老美同样发不好“Shi”的音。

此时小寒也掩不住兴奋，脸上红扑扑地带了些许羞涩，一

双亮亮的眼睛不见了平日里常有的忧郁和心事重重，喜色停在眉梢。人影后面，她还注意到主治医生施杰，此时他正默默地站在离自己几步之遥的地方，眼里有嘉许的意味，脸上却挂着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这个微笑显然给小寒极大的鼓励。

施杰是个身材魁梧的北方汉子，方方正正的红脸膛，刮得青青的络腮胡子，干起活儿来虎虎生风，说起话来却不太利索，中英文都不利索，俗称闷葫芦。小寒有点儿怕他，怕他那双比嘴锐利得多的眼睛，好像天下所有的事都瞒不了他，出其不意就能把人看个透。每次问诊、体检、抢救，只要他站在身后，小寒的背就遭芒刺般地不自在，一回头，果然就能遇到那双洞悉一切的眼睛。常常，小寒不敢去接触那刀子般的目光，远远地见个人影过来就悄悄地绕着走开，万一狭路相逢，一低头，硬着头皮“嗨”一声，擦肩而过。

施杰站在人群后面无言地望着她，身上的手术衣还没来得及换下，腹部的地方有一大块血迹，大概是刚才抢救车祸病人时留下的。奇怪，小寒觉得施杰今天的目光很特别，没有往常那么刺目，带点嘉许的味道，很温柔，甚至还有令人疑惑的亲昵，总之相当受用。她的胆子不由得壮起来，回敬他的眼神里，有着不想掩饰的某种得意和挑战的意味。

第一年的住院医师，多是受气包的角色，跑腿、打下手，被高年医生，甚至护士指使得团团转，稍稍不慎就得受训。刚才的惊人之举，让小寒有扬眉吐气的快感，当医生辛苦所为何来？不就是这种让生命在手下化腐朽为神奇的成就感吗？

2

第二天午饭光景，施杰医生把小寒叫到自己的办公室。

“何医生，昨天你抢救那个小女孩干得十分漂亮。”

第一次，施杰在工作场合用中文和小寒说话。

“谢谢你，施医生。”她还是像往常那样用英文淡淡地回答他。

说实话，小寒不太喜欢施杰，或者说，她根本就是害怕施杰。很明显，她知道施杰对她也没有什么好感。昨天那个微笑，稀奇得小寒倒有一些耿耿于怀了。几个月以前她来这个医院面试，每个面试过她的医生都给了她无比的信心，三十多分钟的口头对答异常顺利，唯独这位施医生，一上来就百般刁难，让自己觉得自己是个敲错门儿、送错货的蹩脚伙计。小寒猜他给她面试的分数一定是不及格了，最后她能被这家医院选中，完全是因为其他的医生们给了小寒非常幸运的分。

小寒不相信施杰这会儿叫她来，只是为了说几句简单的好话，他不是这么简单的人，绝对不是。警惕地梗着细长的脖子，端着单薄的双肩，她等待着该来的，随便什么都可以。

“你为什么会想到用血管插管来对付昨天那种情况？”

当了这么久的学生，揣摩提问人的意向几乎成了一种本能的反应，可这个问题太中性，小寒一时没有了方向感。

小寒望了施杰两眼，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或期待，和美国人相比，她更喜欢老美的坦率和纯真，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中国的男人常常无法让你从面部表情读到他的心理，她痛恨这样的城府很深的男人，不知道他的内心是怎样活动的，下一句话、下一个行动又是什么，完全不可测，叫人提心吊胆。

“因为波特医生用喉镜和持钩钳一时没能直接取出异物。”小寒听到自己的声音很紧张，干巴巴的没有一点水分，不但水分不足，信心也极其不足，“这种急救措施，是上个月我从西奈山（Mount Sinai）医院听过的一个讲座中学来的，后来我还

看到了有关的论文。”

“嗯，我非常高兴看到你能这么熟练地操作这种方法。沉着稳重，速度极快，手法也相当漂亮。这是一个急诊科医生必备的素质。”

说到这里，施杰忽然笑了起来，这突如其来的笑声倒把小寒吓了一跳。

施杰浓眉大眼，面部线条比较硬，刮过胡子留下泛青的下半个脸，看去就像警匪片里的黑帮老大。这样的尊容还是摆严肃的款比较合适，咧嘴笑起来会使人流冷汗，好像没什么好事似的。

“哦，谢谢你。”

小寒眨巴几下眼睛，确定没有什么危险才放心地回他一个拘谨的微笑。

施杰起身去咖啡壶边倒了两杯咖啡，回头问她，“加牛奶？加糖？”

小寒说两样都要。

施杰往小寒的杯子里加了些牛奶，又加了一包糖，然后回头看她，她没有点头。他就又往她的杯子里加了第二包糖。

施杰把搁了牛奶和两包糖的咖啡杯放在小寒的面前说，“你是在喝糖水，不是咖啡。”

小寒耸耸肩，她根本无法像施杰那样喝黑咖啡。太苦，太直接，太没有掩饰的东西，她受不了。

以前当学生的时候，同学们都说她是个“完美主义者”，她至今还不太清楚“完美主义者”这个名词解释的标准答案是什么。如果说是爱美，追求充实的过程和圆满的结局就是“完美主义者”，难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不完美主义者”？

施杰喝了一大口黑咖啡，“咕咚”一声咽下去。

小寒轻轻地笑了。